**从此不再疏远**

高一（1）班田建宸

犹记得，我将他赶出我家那天，淅沥地下着雨。

已经三个月了。再有半年多，我们这对一吵就是三个月冷战的至交好友，也许就要走进不同的高中，分道扬镳了。这并不是我所想要的，我甚至委屈、怀疑、惊恐、担忧——最后的时光为何要以这种方式挥霍一空？

那时是暑假吧，原因已无从想起，只记得几句声嘶力竭的争辩，我涨红了脸，他气炸了肺。

“你给我滚！”

刺耳的逐客令已经冲口而出，没有挽回的余地。他脸上写满了愤怒，嘴唇微张却片语未留，抓起背包转身就走，大门狠狠一甩，隔开了两个暴怒的少年。我后悔了，却只得在阳台上，数着落下的雨滴，流着双颊滚烫的眼泪。

九月开学，直到十一月落下帷幕，我们之间连半个字都不曾有过。

铁齿铜牙紧闭，但真情实感却是欲盖弥彰。妈妈清楚我们的矛盾，一天晚上她谈起这件事。“他妈妈也给我打过电话，说他也特别苦恼，不知道怎么和你相处。”我头一偏：“谁信！”妈妈斩钉截铁：“真的哦！”嘴撅得老高，但我心里却如同偷吃了蜂蜜的蚂蚁窃喜着。

又是一周过去，终于到了科学实验课——猪心解剖。十二月的天空阴沉着，我拖着脚步来到实验室，挑了个空位坐下，不知和谁一起做实验。我把头倚在手臂上不知所措，突然一只大手拍了拍我的背。

“这里，没人吧？”

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声音。我猛地直起身子，他面对我浅笑着。“没人。”我转过头，脸倏地红了。

“血液从心房流向心室，房室瓣保证它定向流动。”老师开始讲解，他拿着猪心，我一刀一刀剖开猪心。“把水注入右心房！”水定向流动，就像我不断地为这段友情作着努力。我们疏远了，仿佛隔了一层厚厚的房室瓣。我认为他亏待了我，以为只有自己在付出着，殊不知对面的他也和我一样委屈、怀疑、惊恐、担忧着。切开房室瓣，血液也会回流，付出的不只有我。

没有一句解释，从他的微笑我便明了了。我们心中的那场雨，早就停了。而我们，从此不再疏远。